

臺灣情慾文化的貧瘠

一向主張女人「性解放」的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何春蕤，直到在最近一項女人遊行的活動中，喊出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口號，才似乎在一夕之間成為全國受矚目人物。一次遊行的神來之喊，倒勝過幾年的奔走呼籲。

這句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口號，是怎麼上口的？

帶頭呼喊的何春蕤澄清說，這口號是有個形成過程的。她說，早在女人連線反性騷擾遊行前，她曾在校園巡迴演講中提出「反性騷擾不是反『性』，而是反『騷擾』」的口號。到了遊行當天，支持者中男性最多的隊伍《島嶼邊緣》雜誌在白布條上喊出「要性，不要騷擾」，女工團結生產線的賴香伶又修正為「我要性經驗，不要性騷擾」。

然後，那天，就在宣傳車上，何春蕤想出了這句足以凝聚眾人創意，好唸、有力的口號來，果然一鳴驚人。

何春蕤認為，這句話在遊行當天讓男男女女喊過一回後，還主動要求「再來一次」了好幾回，是因為它鬆脫了女人壓抑已久的情慾防線，讓女人從「不是不要……，而是要……」的可憐兮兮、隱晦

角色中，褪脫為「我要……」的主體地位，而且「要」得理直氣壯，所以大家都「喊得很爽」。

她說，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是女人對男人下的「戰書」，但這場情慾大戰，要的不是誰輸誰贏，是要求男人正視「情慾是要兩個人共同經營」的事實；說白一點，就是「你有本事，就讓我們一起爽。」「請你把我當完整的人，而不是某個器官或某個部位。」

「臺灣的情慾文化是非常貧瘠的！」何春蕤說，在女人一向被教育成不能主動要求的社會價值下，女人從性經驗中得到的不是愉悅、高潮，只是工具性的價值；就是在這種不平等的情慾關係中，才會參養出男人「偷偷摸兩下」、「突襲一下」就算了的「性騷擾」行徑。

「多麼可憐的愉悅啊！」她說。

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引發的爆炸力，不止於這些日子來在成年男女間的私下評議。這口號也已成了部分中學生的口頭禪。

聽到這個「後遺症」，何春蕤不緊張，反而說：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為什麼朗朗上口的不是小學生呢？」

她說，中小學根本沒有性教育，如果孩子沒聽到那兩句口號，聽到的將是另一套貶抑女人，在報章雜誌上氾濫的錯誤性觀念。她說，這麼自然、健康、積極的性觀念，要「愈早聽到愈好，中學才聽到就太晚了。」

何春蕤強調，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是發自於人最基本、最自然的需求，「沒想到大家還把這當一回事，可見大家真的很欠缺。」（本文是《聯合晚報》記者邱佩玲的採訪稿）